

阿
蛮
著

《大宅门》说的是北京的兴替变化
《依仁巷》道的是重庆的人世沧桑

依仁巷



漫漫岁月，绵绵山河，孕育了一座城，
一条街，一群人，当每个人脱离母亲那
温柔的身体，便艰辛地跋涉着绝不雷同
的，惟独属于自己的路……

▲ 重庆出版社

依仁巷

阿 蛮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仁巷/阿蛮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 7-5366-5608-4

I. 依…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761 号

 **依 仁 巷**
阿 蛮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57 千 插页 2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66-5608-4/I · 1072

定价:23.80 元



阿蛮，重庆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消失的山洞》，散文集《泥污的青春》等。《像什么》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部长篇小说《解手》已完稿。

《依仁巷》序

余 德 庄

—

重庆的依仁巷是我自幼就熟悉的地方，当年我的家就住在与其仅一街之隔的上小较场。少不更事时，我曾无数次地穿行在那些弯曲逼仄，阴暗潮湿的陋巷之间，那些歪歪倒倒地挤在一起的腐朽发黑的旧木板房，和那些栖身其间，冬天缩在屋子里烤烘笼，夏季摇着大蒲扇在门外乘凉的男男女女，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甚至还清楚记得自己和许多馋嘴的小伙伴一起，睁大眼睛在巷子中间的那个嘈杂不堪而又充满诱惑的水果市场上寻寻觅觅，试图一饱口福的情景。

尽管我并未真正地走进过依仁巷的深处，但它所给我留下的“老重庆”的印象却是别处所无法取代的。

未曾料想当依仁巷已经在重庆城的大拆迁、大建设中消失得不见踪影的今天，我却能够像穿越时空隧道似的又重新回到当年，回到依仁巷，重新深入到那些我曾经常照面而又失之交臂的男男女女中间，目睹和感受他们真实的日常起居，悲欢离合，挣扎奋斗……它们使我感到了一种故友重逢般的亲切，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惊喜与感慨。

让我穿越这个时空隧道的，是重庆文学院首届受聘作家阿蛮的长篇小说《依仁巷》。

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通读完了这部长达 30 万字的

小说稿。

二

近些年来，基于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理念的认同，如何构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域文学，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以在全国的文学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日益成为重庆文学界的话题。勿庸讳言，尽管若干年来，一些重庆作家一直在为之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并且写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作品，但就整体而言，时至今日，重庆的作家和作品与这个目标还差距尚远，更不要说形成气候了。其所以如此，除了重庆作家在创作实力上差强人意，在创作心态上也相对浮躁之外，对真正意义上的本土题材认知不足，开掘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但由于远离历朝历代群雄逐鹿的中原腹地，古代史籍中除了巴曼子为捍卫乡国，自刎首级以谢荆楚的传闻，和一场以抗击当年的蒙古铁骑闻名于世的钓鱼城之战而外，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激动人心的记载；又因其自然环境险恶，也没有形成像苏浙、湘楚，乃至成都平原那样的虽然也远离中原腹地，却能自成温柔富贵之乡的条件。因此不管是铜板铁钹，还是丝竹管弦，都难有作为。重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默默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重庆却突然受到历史的青睐，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时代风云际会的舞台和“大后方”文化的中心。尽管相对于数千年的历史来说，那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对重庆的震撼却非同小可。深居夔门之内的重庆人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见识到了那些指点江山的历史巨人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各行各业呼风唤雨的人物，包括众多的甘为理想献身的青年才俊。他们所留下的种种史迹和传闻故事，成为后来重庆作家们

争相汲取的创作题材，那是太正常不过了；对寻常百姓和他们的生活奋争，喜怒哀乐，要么是缺乏兴趣，要么就是采取戏谑、调侃的态度予以表现。由此也就形成了为本地读者和外地文学朋友所经常谈到的一种印象，即当代重庆文学（也延伸到别的艺术形式）的人物画廊中只有三种人物类型：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和疯疯扯扯的下层百姓。

如果把三句话拆开来单独地看，除了最后一条听着有点儿刺耳之外，前两条都应属正面肯定的评价。但如果整体地来打量这个“概括”，问题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重庆缺少把普通平民百姓作为正剧形象来描写和塑造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道出了重庆文学的某种令人遗憾的真实状况。

这样说，决不是想抹煞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此作出努力的作家及其作品。事实上，有些作品还达到了相当水准，甚至产生了全国影响。但就整体而言，重庆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在这方面形成强大的阵容和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重庆文学的一大缺憾。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造、夯实好意欲作为地域文学而崛起的当代重庆文学的根基，进而在全国争得重庆文学的一席之地，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周边的文学大省比如陕西、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等都有些什么重头文学作品，就会一目了然，更遑论京、津、沪了。

三

指出了重庆文学的以上不足，是不是说当代重庆文学反映重大历史题材或表现革命时期内容的作品就已经很够了呢？不，还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这方面也还大有挖掘和反映的余地，大有文章可做：在内容上应该有新的拓展，在表现上应该有新的视角，作品应当反映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当在历史的真实

和艺术的真实上达到更加完美的统一。文学是人学，它的功能注定了它所描写的对象必须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有血有肉的人。对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不能永远止于仰望和“偶像”式的描写。作家要把他们从历史的圣坛或审判席上引进文学的殿堂，首先得去掉他们头上的圣光或者鼻梁上的白粉，还原成能够为普通人所接受的同类，只有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些推动和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作为，才更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他们也才能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样做不但需要胆识，更需要艰苦的创作探索和实践，但有志于此的重庆作家当不会望而却步。

我个人认为，所谓“疯疯扯扯的下层百姓”，也不应完全理解为贬义。这无非是说作家笔下的下层百姓的文学形象，多是“水流沙坝”、插科打诨的闹剧角色而已。但这并无不可，因为文学是讲求包容性的，作为单个的作家，以戏谑、调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或是出于题材本身的需要，或是当成一种风格来追求，都是可以的。但如果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地域文学现象，甚至让人得出那样的评价，就值得研究了。有人提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码头文化使然。我对此论有所保留。码头文化是否就一定是戏谑、调侃文化，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码头文化是一种生存文化、劳动文化、抗争文化、行帮文化和消闲文化的复合体，即便是有戏谑、调侃的成分，也不会是其主要外化形式。我认为，在重庆已经风行了若干时日的戏谑、调侃文学，就总体而言，乃是作家们面对“市场需求”的一种或主动或无奈的迎合，也是对创作难度要大得多，经济回报也差得多的严肃文学的一种消极逃避。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正面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严肃文学，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文学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当然离不了油盐

柴米，男婚女嫁，家长里短，七姑八姨，婆婆妈妈之类所谓“平平淡淡”的东西，但如果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那也未免狭隘了。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体现，也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他们的生活也要受到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他们本身也可能卷入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甚至也可能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或革命志士发生这样那样、直接间接的关联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百姓的生活，不但是最实际，最富有人情味的生活，也是最广阔，最生动，最丰富多彩的生活，是作家艺术家永远也汲取不尽，书写不完的浩瀚的生活之海；而普通百姓的文学形象，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文学所应当表现的主体；他们在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地位，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文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

四

阿蛮在《依仁巷》中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充满感情地来对待他笔下林林总总的依仁巷人的，既没有刻意的拔高，也没有蓄意的贬低，更绝少居高临下的戏谑、调侃，不管他们出身经历如何，现实境遇好孬，一律以正剧的人物形象待之。章家兄弟中的章华生、章春生、章伟生和章家媳妇胡萍、梁玉敏、姜小白，以及陈欣碧、庞念祖、许应真等等，都无一不是带着真性情、真人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走进我们的视野的。依仁巷人在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年代的顽强生存能力，在持家发家上的勤苦坚韧，在人生困厄中的豁达乐观，在人际交际交往中的豪爽泼辣、在生意场上的机灵果敢、在父母高堂面前的恭敬孝顺，在弱者面前的富有同情心，在现实生活中的永不安分和对更加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正面品性，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浮躁、冲动、好斗、轻信和一定程度上的简单、浅薄、自私和码头习气等种种弱点，都

显得非常真实可信，绝少人为的矫饰。我以为，这是这部小说本身最为可取，也最为成功之处。

依仁巷是重庆最早的以畜禽水产和水果日杂经营为主的下层商业街区之一，也是重庆个体经济的滥觞之地，其杂乱无章的板壁式简陋建筑更可以说是旧重庆城的缩影。小说从依仁巷章家兄弟及其周围邻居的命运变迁着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西南大都市的重庆，数十年来在城市景观特别是市民的生存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推动这种变化的主体，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他们多少年来的内心渴求在改革开放时代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同时这种变化也无时不在深刻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小说中的依仁巷就是重庆城，依仁巷人就是重庆人；从变化中的依仁巷和依仁巷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正是重庆城和重庆人的变化，也正是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从这一点上说，《依仁巷》所选取的，乃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题材”！

仅就以上而言，《依仁巷》对于时下的重庆文学来说，就值得关注。

读了《依仁巷》这部书稿，我最想说的，就是上面的这些话。至于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具体优劣得失，届时读者自会见仁见智，就不在这里赘言了。

目 录

第一部

老 鼠 (1)

第二部

狼 狗 (145)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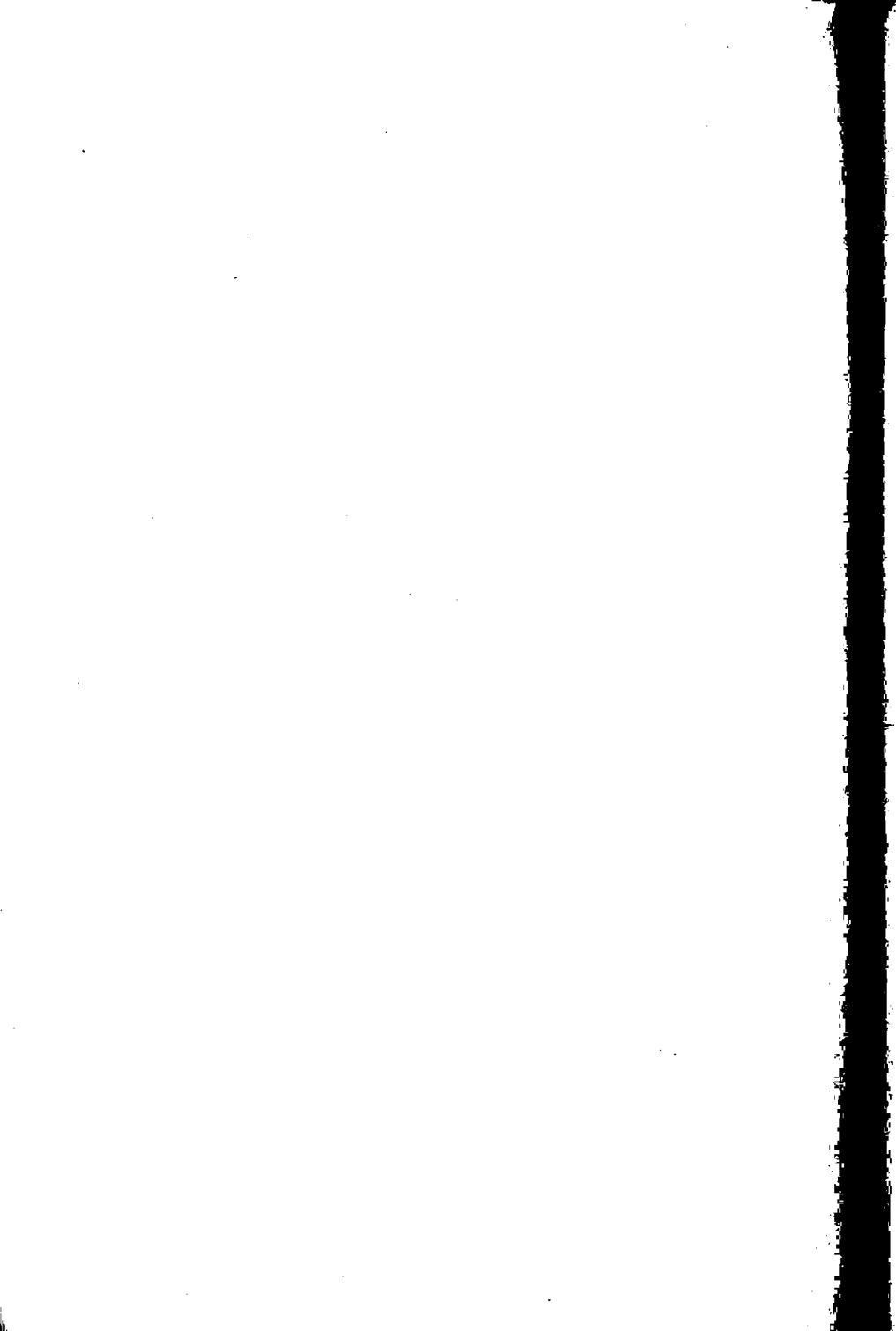
异 蛇 (307)

后记·探索一座城市的灵魂 (458)

第一部

老

鼠



第一章

老鼠，方言叫作耗子。一条街的人都这么叫。全城的人都这么叫。章家老七章伟生却固执地用书面标准语叫作老鼠。他说四川人把它尊得太高。耗子，意思是耗粮食，耗油，耗糖果，耗一切可吃的东西。还耗人的精力，想种种办法整它却从来整不绝。意思是准确，但尊得太高。耗子的“耗”字是开口呼，念起来声音响亮，跟吹号喊口号的“号”同音，感觉很大气。而实际上它就是那么一种贼头贼脑的小动物，很小，所以普通话叫它老鼠。“鼠”字是合口呼，声调也压低了，听起来真的就是小小的那么一点，这感觉就对了。

这话是章伟生在依仁巷对报社记者戈辉说的。戈辉很年轻，常到老城区采访社会新闻。他听老同学庞念祖说起章伟生和他几个哥哥的事，便着意要采访。章伟生和他大哥章华生、二哥章春生都是依仁巷的老住户，从他家父辈起就住在这里。后来章伟生去了乡镇建筑公司当工程师，还娶了县长的独生女儿作老婆。之后又因为工程事故坐过牢，还离了婚。他大哥和二哥在依仁巷的生意人里也是做得好的，一家兄弟名声都很响亮。戈辉找过他几次，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章伟生说，你这家伙，真要写依仁巷的故事，免不了有那东西当个角色，不要写成耗子，就叫它老鼠。我的要求就这一点。我受够了！戈辉觉得奇怪，便问他，听说你小

时候很调皮，常跟人打架，还养过狼狗跟群专队的人干过仗，应该是什么都不怕的，怎么会怕起耗子来？章伟生说，是老鼠，不是耗子！并且我也没说怕它，是讨厌！那东西偷吃的，还到处拉屎，传染瘟疫。又反问说，难道你不讨厌它？

戈辉便点点头说，是，哪个会不讨厌老鼠。走出来后却又摇摇头，自语说，章老七真有些怪，在依仁巷住了那么久，还会对老鼠耿耿于怀。这巷里什么时候少了老鼠？有几千户人家，上百种生意，五花八门的吃食，还有阳沟阴沟和垃圾站，整个重庆城怕是还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依仁巷更适合住老鼠了。

章伟生对老鼠的这个议论发在政府以拆迁公告动员这片老居民区住户搬迁之后的某一天。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受了一次惊吓。那天他带了那女人，就是县长的女儿姜小白回到依仁巷，在书屋老板庞念祖为他让出的老房子里过夜。那时两人正处在一种比较美好的境界中。他们躺在床上，赤裸的身体用薄棉被盖着。薄棉被柔软轻盈，细碎的小花图案简洁，浅红色与鹅黄色相间的调子温馨淡雅，恰如其分地与当前的情调相协调。

本来那被子不盖也是可以的。天气并不冷，而且两人此时正在亲密无间状态。不过，女人坚持要盖上被子，他也就盖上了。知道女人还是免不了有些羞涩，一种因隔膜而生的羞涩，所以便很小心，努力要做得好一些。他没有同时亲吻她，只把嘴唇轻轻咬着女人的耳廓。灯也没开一盏，屋里全黑着，因而原先有心要看一看女人身体的想法也打消了，就凭某种感觉在施与和索取。

感觉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开始时他比较急。女人有些不适应，任他抚摸，却没有相应的回馈，身体的那一隅很久湿润不起来。他几乎要放弃了，用肘部支着床垫刚要侧身下来，却被女人制止住。女人以两手环抱住他的腰，没有太用力，但足够表达愿意继续之意了。同时听到她轻轻发出一声叹息——唉……

他把信心重新拾回来，耐心地一点一点抚摸女人的身体、头发和脸，耐心地一点一点分开她的腿，终于顽强地进入了她的身体。一会儿感到身上有些热。脊背上冒出的微汗把棉被洇湿了。他对着女人的耳朵说，热。女人不答话，闭着眼，脸侧向一边，呼吸很匀称，双手仍抱着他的腰。这使他受到某种鼓励。渐渐平静下来，任身上的细汗自由地浸染开去，身体也一点一点地放松。那种比较美好的境界就是这时候达到的。

那境界突然破坏于一声响动。

哗……节奏鲜明的那么一阵响，从男人背对着的天花板上撒下来。

天花板是用三层板做的。庞念祖的依仁书屋是由他原来的住房改成的。那屋子是依仁巷常见的那种简易房屋，一楼一底，斜檐瓦顶。楼下临街，是用作经营的门面。因为是书屋，三面墙都是书架，临街是一个玻璃柜，老板卖书也卖杂志。楼上则是住屋。三层板水平地钉在屋梁上，与斜铺的屋盖便形成一个三角立面空间。多年以前，顶棚上的三角空间便成了老鼠们的住所，颇宽敞安全。姜小白随章伟生来到那屋首先就听到了顶棚上的响动，好奇地问是什么。章伟生说可能是老鼠。又说这巷子很快会拆迁了，那家伙就懒得再撵跑那些老鼠。不过你不必害怕，老鼠不会惹我们，很熟了。女人听了，一笑，说，它们是跟庞老板熟，又不跟你熟，跟我是更不熟，还可能看我不惯，那时真惹了我们就找你负责啊。“啊”字拖了长长的尾音，像唱歌似的。一会又侧起耳朵听顶棚上的声响。末了却说，要是有一百只老鼠在上面开运动会那才精彩，只不知谁能当上短跑冠军。

显然这次短跑比赛是突然开始的。灯熄之后一直都很安静，屋外是小巷，离公路比较远。章伟生和女人正处在万籁俱寂物我两忘状态，突然间听到“哗……”几串声响一齐撒下来，仿佛晴天

响起一片炸雷，男人便提前渲泄出来。

他感到懊丧，也有些狼狈，想对女人说点什么，终于没说出口。退下来后，却听到女人喷地笑出声来，又嗔怪地说，你把我连夜抢了，却是来听老鼠们赛跑，岂不很奇怪吗？章伟生没回答，心头说，她倒是说得很准确了，我是抢了她，把她从她爹妈手里抢了来，以后可能还有官司。管他呢，反正已经抢了，就让她也尝尝依仁巷日子的滋味，包括认识头顶上这些老鼠。咦！又是老鼠，又是抢人，这依仁巷的两大传统今天就一齐体验了。

在章家老七章伟生与戈辉说那些话的第二天，他二哥章春生在巷口的路灯下对邻居们说，他看到一件最奇怪的事，一群老鼠把他家养在水池里的黄鳝拖出来咬死了十几条。章春生是做水产生意的，做得还很大，他的公司水晶宫开在依仁巷面对五一路的街面上，但住家仍在巷子里。住的屋子并不宽敞，却在家里砌起了一个长二米五、宽一米的水池用来养黄鳝。章春生说，那些老鼠从地上跳到池沿上，分三面围住水池，齐齐地俯下身伸出尖嘴去咬搅缠在一起的黄鳝。一只老鼠咬着黄鳝的头拖下地摆好，又跳上去咬第二条。七八只老鼠一会儿就咬死十多条，把地板都摆满了。老鼠咬死黄鳝后却并不吃，仍不惜力气地反复咬牠子里的黄鳝。它们是为了储备粮食，还是纯粹做一种屠杀游戏，抑或是对人们历次灭鼠行动的报复？章春生说他不能断定。

一圈人中便有女中学生章岚接了口说，二叔你说的是当真的话，那就一定是老鼠在向你们进行报复。以前听你说过的，你原先在农场发明过很多办法消灭老鼠，你现在忘了？章春生听到这话，脸便铁了下来，说，小女娃子乱说什么！

章春生文革时候搞武斗杀过人，后来被判刑在农场劳动。他不愿自己的往事被侄女提起，以此有些恼怒，于是岔开了又说那